

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2月10日 星期一
美编张靖宇



古村石径斜，宜作散淡人

——许家山印象

□张存

许家山村，奉化大雷山北麓的一颗红宝石，那里空气特别清新，令人心情愉悦。那天，我和几位友人结伴，在许家山潺潺的溪水边深呼吸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，似乎所有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据说，这里明代时就有许姓人居住，以姓得村名。后有江姓人家迁居于此，开枝散叶，繁衍生息，历史上出了不少人物。江氏宗祠造得很气派，雕梁画栋，威严肃穆，显现家族的风华。

因地处山路尽头，隐匿于一片竹海之中，来到许家山村，仿佛回到50年前，村里人

讲，电视剧《南下》曾在此拍摄，杜淳、李小冉、印小天等演员，曾在此演绎那段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。可谓盛况空前。

其时，当地的村民纷纷来当群演。有人一辈子都没在电视中露过脸，这次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哪能错过。还不笑歪了嘴。

村口的镇福桥是座廊桥，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为村民遮风避雨、休憩聚会之所，承载了数代人的浓浓乡情。当年的建造者已寂然长眠，石桥却静卧如初，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，令人颇为唏嘘，感觉人既渺小又伟大，诸多感慨涌上心头。

村中的屋舍多为两层，木柱石础粉墙黑瓦，错落有致地立在山旁，诉说着曾经的繁华。村里多为老人，在地里劳作，自耕自足，三餐四季，平淡而悠然。村中墙上看到三句话：助人为乐，知足常乐，自得其乐。这是一种境界，羡慕不已，求之不得。

有一只鸟，圆圆的肚子、尖尖的嘴、长长的尾，在滩石上闲庭信步。我想，这是一只懂得生活情趣的鸟。不知是不是大冯笔下的珍珠鸟？

路口，遇一白发村民，背一竹箩，里面放一把镰刀，刚从山上下来。看他轻松悠闲的背影，我又想到了那只鸟。到了这里，我想，无论有过怎样的过去，面对慢下来的时光，内心应该始终充满着期待与热爱。我对着背影，目光追随了好久。

许家山村的每一处，都是一幅画。大小不一的石块做成

的地基，上面爬满了青苔。绿油油的菜地，有晶莹的露珠闪着光。竹篱笆围着的屋舍，炊烟袅袅，有着三餐四季的安宁。倒扣的水缸边，鸡群追逐，欢腾地闹着。

红的、灰的、黑的、黄的、白的墙面，留下曾经的历史痕迹，给人时空流转的美感。潺潺的溪流、青青的翠竹、精致的木格窗，这些人得眼中，就使人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松弛感印入心中。

江姓老伯住在“紫气东来”的大宅里。屋子里放着新扎的扫帚，是有人订了货的。一把烧火凳倚在门边。这是以前乡村人家常见的物件。好多年未见了，在这里遇到，就像是老朋友，挺想跟它唠唠嗑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突然想到汪曾祺的文字，就如这把凳子吧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却有着人间送小温的情素，回味无穷。

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吃店，是很简陋的，两三张桌子，供应面和年糕。我点了盘炒面。老板娘是本地人，手法娴熟，面食很快就上桌了，菜是刚从地里摘来的，面是手工压制的，很有嚼劲。

邻桌两位吃的是炒年糕，他俩还拿出一瓶二锅头，炒年糕当菜当饭，挺合适。我喝着酒眼馋，拿着杯子讨了一口喝。酒从喉咙下到肚里，寒气顿失，眼中的人、事、物变得柔和。在这清闲一刻间，我心似乎轻轻飞扬起来。

冬日山谷幽，古村石径斜，倦鸟归巢迟，且作散淡人。古桥边，有清脆的鸟鸣，在山谷回荡，久久不息。



摄影 戴善祥

河边，捣衣的妇女

□鹿南

河边的老妇，蹲在石板上，往河心甩开衣物再拉回来。捣衣杵扬起来捶碎了河里的夕阳。细密的光渗进湿衣物，又被一次次捶出冬天就淬炼出了暖意相似的画面，从遥远的记忆之河，泅渡而来我竟一时分不清那个低头弯腰的女人，是我的祖母，我的外婆，我的母亲，姐姐还是童年的自己……几乎快忘了，人间的冬天还有这样动人的一幕——一个女人的青春，就这样在寂静的河边被反复捶打，再被一把把揉碎，落花一样打着旋儿消失于水

